

# 美国名将全传

威廉·查尔兹·威斯特摩兰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美国名将全传

威廉·查尔兹·威斯特摩兰

主编：祁长松

# 威廉·查尔兹·威斯特摩兰

全名：William Childs Westmoreland

生辰：1914. 3. 26

出身：企业主

学历：大学（西点军校）

职务：空降师师长、军校校长、侵越美军司令、陆军参谋长

军 衔：上将

夫 人：卡瑟琳·范杜森

子 女：不详

参战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欧洲战区作战；朝鲜战争中，两次实施空降作战；1964～1968 年指挥美军进行侵越战争。

著 作：《一个士兵的自述》。

## 一、军校毕业 服役炮兵

威廉·查尔兹·威斯特摩兰，1914 年 3 月 26 日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一个企业主家庭。

威斯特摩兰的父亲詹姆斯·里普利·威斯特摩兰是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附近帕科利特纺织厂的经理。他年轻时毕业于南

卡罗来纳军校，却没有军事方面的经历；他本想当律师，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渴望他唯一的儿子威廉·C·威斯特摩兰能干上他错过的行业。威斯特摩兰自己也希望得到一个文科学位，为攻读法律作准备，因而于1931年进了南卡罗来纳军校。

1932年7月，威斯特摩兰经父亲的朋友詹姆斯·贝尔纳斯参议员推荐，考入了西点陆军军官学校。

1936年毕业时，威斯特摩兰由于视力稍差，没能去陆军航空兵服役，而是选择了去野战炮兵工作。1936年秋，他在俄克拉荷马州西尔堡野战炮兵学校所在地得到了一项职务——第18野战炮兵团炮兵连少尉军官。

威斯特摩兰在第18炮兵团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兵营。那里的社交活动有时就像执行军事勤务一样严格。在晚餐会上，军官必须穿上便服上衣，打上黑蝴蝶结。除了在军官俱乐部的业余戏院举行的正式晚餐会和舞会外，很多社会活动都集中在马身上，如赛马、猎马锻炼、马球，还有星期日早晨穿上传统的粉红色外衣骑着马进行丰富多采的打猎活动。打猎之后照例是长时间的猎队早餐会，大量的啤酒激人歌兴大发，猎歌、民谣，各放异彩。

在最初的几次打猎中，有一次威斯特摩兰发现猎队的前头有一个9岁的姑娘，扬着小辫，骑技娴熟，人马宛然一体。后来他才知道，她叫卡瑟琳·范杜森，是兵营主任参谋埃德温·范杜森中校的女儿，显然，他的著名骑术已经传给了女儿。大家都管她叫“基齐”，她是个早熟的女孩，聪敏机智，说话机灵。范杜森夫妇在兵营里是大家最熟悉的，他们的住处离威斯特摩兰的单身宿舍只有几门之隔，因此他常见到基齐这个活泼的女孩。

过了两年，正当威斯特摩兰准备前往夏威夷担任新职之时，他在兵营一直约会的女朋友同另一个军官结婚了，当地的年轻女子都非常同情他。在他离开之前不久，他坐在军官俱乐部里，低落的情绪显而易见。11 岁的基齐坐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对威斯特摩兰说：“振作起来吧，威斯特，不要苦恼，我很快就长大了，我会等着你的。”

1938 年，威斯特摩兰到夏威夷第 8 野战炮兵团炮兵连任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在北非和西西里指挥第 9 步兵师第 34 野战炮兵营，参加突尼斯和西西里的作战。1943 年夏，威斯特摩兰在西西里认识了第 82 空降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少将和炮兵指挥官马克斯韦尔·泰勒准将，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4 年他在法国任第 9 师的炮兵主任参谋，后来在法国担任第 9 师炮兵司令和上校参谋长。1945 年任驻法国美军第 60 步兵团团长。

## 二、旧友相见 浪漫婚姻

1946 年，威斯特摩兰率领只剩下基干人员的第 71 步兵师回国。在布雷格堡，威斯特摩兰担任第 504 伞兵团团长刚一年，接着就连续 3 年担任第 82 空降师参谋长。1946 年秋季，威斯特摩兰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根源要追溯到 10 年前在西尔堡那一次星期日上午的打猎。

威斯特摩兰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基齐”，一个女子的声音，“记得我吗？”

威斯特摩兰稍微踌躇了一下，说记得并且问她：“你现在长大了吧？”

她答道：“你为什么不来亲眼看一看呢？”

威斯特摩兰原定那天晚上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吃晚饭。这时，威斯特摩兰已经 32 周岁了，兵营里的夫人们对他是否还结婚都没有什么信心了。听到基齐的电话，他心中一亮，心想朋友家的夫人一定会欢迎他带一个女友去的。于是威斯特摩兰便在电话中约基齐一起去，她很高兴地接受了。

当威斯特摩兰再次看到基齐时，威斯特摩兰发现她的小辫子没有了，那次打猎一马当先的小姑娘已长成一位漂亮的年轻女郎了。

7 个月之后，1947 年 5 月 3 日，他们在布雷格堡郊外费耶特维尔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结了婚。

此时，威斯特摩兰已经升任第 82 空降师参谋长。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威斯特摩兰在利文沃斯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当教官；此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卡莱尔兵营的陆军军事学院任教两年。1952 年中，他就任美国驻南朝鲜和日本的第 187 空降团团长。在参加朝鲜战争中，他指挥实施过两次空降作战。1952 年秋，第 187 空降战斗队撤到日本作为预备队。

1953 年末，威斯特摩兰晋升准将，回到五角大楼，负责陆军兵力办公室工作。1954 年他在哈佛大学进修。1955 年，威斯特摩兰改任陆军参谋部秘书长，这个职务实际上等于是参谋长泰勒将军的参谋长。这项工作还成了他后来当参谋长的见习阶段。

### 三、年轻师长 效率校长

1958年，威斯特摩兰任第101空降师师长。任职才一个星期，就在一次演习中发生了一起悲惨事故。同所有跳伞的人一样，威斯特摩兰很关心风势变化，并指派一位最有经验的空降军官鲁本·塔克准将去核查跳伞区的情况。在他发出绿色信号弹后，第502空降步兵团的伞兵们开始跳伞。威斯特摩兰也跟着跳了下去。

当他正在着陆时，突然刮起一阵时速约35公里的大风，把他搞得在地面上踉踉跄跄。即使他有时设法站住脚，阵阵狂风还是把他一次又一次地拖倒在地。等到先行着陆的人把他的降落伞收拢时，他已被大风吹了好几百米远。结果，那次大风拖死了7个人。

为了使部队能够去越南作战，威斯特摩兰开始集中力量对第101师进行特种作战训练，重点是小部队行动。此外，他还创建了一所师办专门学校，名为侦察与偷袭训练学校，由一位富于想像力的军官刘易斯·米利特少校任校长。此人在朝鲜当上尉时曾因勇敢地拼刺刀冲杀而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训练以独立的巡逻小队为单位。他们花两个星期的时间从事艰苦的意志和体格锻炼，从悬崖绝壁上吊绳滑下，使用或不使用指南针测定方位，以最小限量的口粮在森林里生活，以及锻炼野战应急能力，诸如用步枪和折叠的帆布小帐篷做成筏子渡过河流等项目。训练的最后3天用来考验学员们的耐力。每个受训人员在结业时都在师徽上附加一个特别标记，黑白两色象征不分黑夜与白天，上指和下

指的箭头象征既能在空中作战又能在地面作战。这块附加标记很快的在师里成为一种受尊敬的记号。

1960 年，威斯特摩兰被任命为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接替比他大 10 岁的加里森·霍尔特·戴维森中将。威斯特摩兰出任西点校长时 46 岁，是继马克斯韦尔·泰勒之后最年轻的西点校长，他在许多方面也刻意效仿泰勒，成了泰勒的门徒。

当他就任西点校长时，许多观察家加到他头上的“神鹰侦察员”的形象仍未受到玷污。虽然威斯特摩兰这时在军外还鲜为人知，但在军内却早已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人们称他为“水行人”、“铁汉子”。他跃升到明星地位的速度和过程叫人有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 29 岁便指挥一个师，38 岁即被提升为准将（与麦克阿瑟被提升为准将同龄），42 岁晋升少将，是陆军最年轻的少将。他在西点尤其吃得开，红得发紫。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毕业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且还因为他是 1936 届的学员队长——这是学员在校期间能够谋取的最高职位，军校对担任过这一最高官职的学员历来都进行跟踪观察。

威斯特摩兰在任校长期间发动了两项对学校具有巨大影响的计划：一项是提高管理效率的运动，他为这一运动定下的口号是“西点指明效率的方向”，另一项是从二年级开始，学员在巴克纳兵营的夏季计划中增设一项“侦察突击”训练（从训练的名称便可看出，这是类似于美国陆军别动队学校的那种训练）。在此之前，威斯特摩兰在坎贝尔堡任 101 空降师师长时，也进行过“侦察突击”训练，而且同样发起一次称为“超常发挥”的提高效率运动。

1963 年，威斯特摩兰出任第 18 空降军军长。1964 年 1 月，

威斯特摩兰到达西贡，担任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副司令。他是约翰逊政府“逐步升级”战略的积极推行者。

## 四、侵越战争 出任司令

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始于1961年。当时肯尼迪总统采取的行动是，扩大那个支援南越陆军（又称“越南共和国军”）的小小美国顾问团。派去了更多的顾问，还有一些美军特种部队（又称“绿色贝雷帽”），并初次派去了少数后勤支援部队。到1963年底，美国在南越兵力已增加到约1.6万人。

威斯特摩兰管辖的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是一个“联合”司令部，它是由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组成的。空军人员多，任务重，早就有必要组建一个单独空军司令部——第2空军师，后来它成为第7航空队。海军舰队的人数一直比较少，但由于陆军的人数增多，任务加重，后来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司令部——驻越美国陆军司令部，以代替那个小小的美国陆军支援司令部。

为了组织和实施对北越的袭击，威斯特摩兰建立了一个“研究与观察大队”。这就是所谓“非常规战争联合特遣部队”。参与该大队工作的有美国各军种的代表和中央情报局直属的一个单位，但其活动却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个特别办公室的监督。实际上，研究与观察大队的活动一开始就受华盛顿的严格控制，它的每一个行动事先都须经国防部长、国务卿和白宫批准。

1964年2月，“研究与观察大队”进行第一阶段的作战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称之为“缓慢的起步”，但以后继续进行这

种作战行动的目的在于迫使北越在防范此种行动方面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过几年，研究与观察大队的作战力量有了增加，其中美国人约为 2500 人，南越雇佣兵约为 7000 人。

美国政府于 1964 年 6 月 1 日，召开了檀香山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6 月 20 日，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担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6 月 23 日，泰勒接替洛奇任美驻南越大使。至此，美国完成了“特种战争”转化为局部战争的作战方针调整和必要的组织准备。

这个“研究与观察大队”先后实施了代号为“跳跃的列娜”、“草原野火”等特种作战行动。此外，还利用发射功率强大的“灰色”和“黑色”电台，对北越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

为了制造扩大战争的口实，1964 年 8 月 2 日，美军驱逐舰“麦道克斯”号驶入北部湾挑衅，与越方鱼雷快艇发生遭遇战，制造了第 1 次“北部湾事件”。8 月 4 日，美驱逐舰“麦道克斯”号和“腾纳·乔埃”号再次驶入北部湾寻衅，诡称遭到民主越南的鱼雷快艇攻击，蓄意制造了第 2 次“北部湾事件”。次日，美国政府便借口“北部湾事件”，悍然出动 64 架飞机空袭越南北方的广溪、宜安、沥长、鸿基等地。这次轰炸，成了侵越战争的前奏。

8 月 6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西太平洋增兵的 6 点措施。随后，大批美军作战飞机侵入中南半岛，大批美军舰艇集结在越南海面。9 月 11 日，泰勒两次返美，与总统商定“逐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骤，确定了轰炸越南北方的三步曲，即逐步轰炸北纬 17 度附近的越南运补基地、纵深的军事目标、工业基地。美军于 1965 年 2 月 7 日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3 月 2 日，美空军动用 B—52 轰炸机轰炸越南北方。从此，正式开始了

以美军为主体与仆从军相配合的武装侵略越南的战争。

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按其主要作战方式大致区分为“南打”、“北炸”两个战场，即在越南南方以地面作战行动为主，而在越南北方以空袭为主。

## 五、滚雷行动 旱季攻势

越共军队进攻归仁后，约翰逊决定进行报复行动。于是，威斯特摩兰制定了代号为“滚雷”的行动计划，对 19 度线以南的北越军事目标进行“有节制的和有限度的空中行动”。

1965 年 2 月 13 日，美国总统下令实施“滚雷行动”。

这个迅速的升级行动不久便导致了战争进一步的扩大。为了使轰炸持续下去，就要求美国地面部队对在南越的机场进行保卫。3 月 8 日，两营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岬港登陆以保卫在那里的机场。然而对北越的轰炸并没有得到河内方面的迅速妥协反应，也没有使越共对南越的进攻放松一些。

以威廉·C·威斯特摩兰将军为首的美国驻越军事司令部，对西贡政权继续生存的能力感到担心，便建议用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参与越战。于是，两营陆战队登陆后不到一个月，在岬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受权开始对越共采取进攻性作战行动。约翰逊总统在决定增派两营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同时，又把美国驻南越的支援部队增加 1.8 万人至 2 万人。

4 月，威斯特摩兰又请求增派美国部队，不久，陆军第 173 空降旅奉命出动。7 月底，第 173 旅加入了美国在越南的首次大规模地面行动——同帅战役。这次战役是由一次“搜索—歼灭”

行动深入了越共根据地而引起的。威斯特摩兰的第 173 空降旅在越南参战的请求以及他使用这个旅所依据的战略，使政府在 4 月份结束以前作出了一个决定。该决定认为应把在越南的地面部队增加 8.2 万人。

6 月 7 日，威斯特摩兰要求得到更多的部队。到 6 月 30 日时，政府同意了这个要求，打算在越南投入 19.4 万美国兵。在决定增加所投入部队的过程中，华盛顿政府还修订了其战略，允许威斯特摩兰“把美军投入战斗，这个战斗可以独立进行，也可以与越南政府军协同进行，只要适当级别的南越司令官根据形势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或者根据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判断有必要使用这些部队来加强南越政府军的地位”。

威斯特摩兰期望到 1965 年年底之前利用这 44 个营的兵力在越南建立起一种有利的力量对比。他还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部队，以使用它们在 1966 年夺得战争的主动权。他在 7 月间向到西贡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汇报他的计划时是这样阐述的：“第一阶段：投入必要的美军和自由世界的援军以便在 1965 年年底之前刹住那种攻势。第二阶段：在 1966 年上半年恢复美军和自由世界的援军在高度优先地区的攻势，这个攻势是为消灭敌军力量及破坏敌人重建农村组织的活动所必需的。第三阶段：如果敌人顽抗，那么在第二阶段之后将还需要一年至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打败残存的敌军并摧毁其根据地。”

尽管泰勒对于使用美国部队进攻的热情不高，但他还是同意威斯特摩兰的意见，使用最低数量的美军去保卫盟友的空军基地。另一方面，威斯特摩兰则要求美国部队对北越军队作战，这一建议也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支持。

到1966年年初，越南共有23.5万名美国士兵。首批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到达后，威斯特摩兰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迫使北越军队转入防御并撤到柬埔寨、老挝境内。这时美军的地面作战行动在以下三个地区展开：一是在北部五省，有两个海军陆战师在那里迎击北越的部队；二是在中部高地和附近沿海地区，那里有两个美军师在丛林山区和以农业为主的沿海地区反复扫荡；三是在西贡西北这一激烈争夺的“战争区”内，由另外的4个美军师迫使北越军队退向边境。

为了寻歼南越人民武装主力，威斯特摩兰实施了1965～1966年的第1个“旱季攻势”，企图扩大占领区，打通长期瘫痪的交通干线，改变美伪军的被动局面。但南越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机动战，采用奇袭、伏击、攻点打援等灵活战法，粉碎了威斯特摩兰的第1个“旱季攻势”。

1966年11月，威斯特摩兰指挥美伪军发动了第2个大规模“旱季攻势”，并在攻势中采用“搜索与摧毁”战略，即以南越伪军和仆从军守点保线，美军则集中主力和优势装备，深入越柬、越老边境，对南越人民武装的根据地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扫荡”，进而摧毁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及其在各地的根据地。南越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连续开展反“扫荡”作战，歼敌约16万余人，粉碎了美伪军的第2个“旱季攻势”。

1967年2月间，进入铁三角地区的美军以及另外一些部队（总计22个美军营和4个南越营）发动了自侵越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联络城”作战，其目的是把C战区一扫而平。除了期望能捕捉住越共和北越部队外，“联络城”作战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找到越共总司令部——南方局的位置。

计划规定把部队部署在 C 战区的三面，形成一个大马蹄圈，然后用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中间扫荡。在设置马蹄圈时，由第 173 空降旅的 1 个营实施空降突击，这是美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空降突击。当时美军只遭到两次抵抗，南方局的人员显然已越过边界，进入了柬埔寨。

这个地区太大，无法用罗马型耕犁推平，但美军还是摧毁了南越部队的一些主要根据地。威斯特摩兰命令工程兵在通往该地区的河上架起桥梁，并修建了 3 个能降落 C—130 运输机的机场，以便部队再次进入该地区。威斯特摩兰想留下一个空降旅袭扰任何敢于返回的南越部队，但由于必须向俄勒冈特遣部队提供支援，不得不用民卫队和特别部队在各战略要点设立哨所。

1967 年至 1968 年旱季，威斯特摩兰为巩固已夺得的最重要的地区和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了“固守与清剿”相结合的战略，其主要固守行动：一是把执行“寻歼”任务的美军主力陆续集中到内线，固守西贡、顺化、岘港等主要城市和基地；二是构筑“堡垒障碍”，制造无人区。其清剿行动基本上是采用搜索围剿的战术手段，以小股兵力在不远离阵地或驻地的情况下，实施小规模攻势作战，而在广大农村，则主要以空军支援南越伪军进行作战。

美国还利用外交压力和“经济援助”拉拢它在太平洋的伙伴援助南越。其时南朝鲜去了两个师，澳大利亚派去 1 个旅，泰国派出 1 个团，菲律宾派过一支武装民团。

但南越人民军与威斯特摩兰针锋相对，抓住战机，主动出击。1968 年初，南越军民在非军事区以南转入战略进攻，1~3 月份，组织了 3 次连续大规模的“新春攻势”，袭击了敌人的许

多城市、机场、重要指挥机关和后方设施等目标，打死打伤敌 25 万人（其中美军 8 万人），全歼敌 30 个营、300 个连，解放区人口增加 200 万以上。南越军民的胜利，使威斯特摩兰的“固守与清剿”战略彻底破产。

## 六、侵越败将 受到责难

为了达到“击败并消灭残存的敌军”这一目标，1966 年，威斯特摩兰要求到 1967 年把战斗部队从 79 个营增加到 124 个营。1967 年 3 月，威斯特摩兰要求把他的军队扩大到 67.1 万人。但是，美国总统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到 1968 年 2 月时，侵越美军兵力为 49.5 万人。但用于战场上的兵力增加仍有限，因为军援司令部修建并使用和保卫着一个复杂的空中和后勤基地的系统，占用了成千上万的部队。在侵越中，西贡、新山、金兰、归仁、岬港、隆平以及芽庄都变成了庞大的美军基地。

可是，尽管美国白宫按照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派出了大量美军，尽管威斯特摩兰在出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期间绞尽脑汁，亲手制定和实施了許多军事行动计划，他们征服越南的企图终究未能得逞，相反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1967 年，在越美军阵亡者每月达到约 800 人，士气极为低落，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呼声也逐渐高涨，约翰逊总统只得考虑决定从越南撤军，不再试着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空战”办法去消灭这个国家难以捉摸的“小军队”了。

威斯特摩兰由于在越战期间煞费苦心地制定实施了许多重大军事行动计划，这既使他自己双手沾满了越南人民的鲜血，也

给美国士兵以至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因此，他也受到了各方的责难。

正如戴维·哈尔伯斯所说的：

“这场战争使威斯特摩兰沾上污迹，就像它使任何东西都沾上污迹一样。他的许多同胞对这场战争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这样，他们对他也越来越不信任；曾帮他制定过计划的文职官员现在已有多人抽身摆脱出来，因为现在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不值得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威斯特摩兰却深陷泥潭，摆脱不了，他的名字同这场战争的联系要比同其他任何事物的联系都要紧。再说，他手下的人还陷在那里，拔不出来，以致使他无法脱身。而且，公开的矛盾和冲突将围绕着他而展开。甚至连那些原来称赞他责任心强，行为谨慎，品德高尚的人现在也态度冷淡了。”

1968年3月23日，约翰逊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威斯特摩兰出任下一任陆军参谋长。

1968年7月3日，败军之将威斯特摩兰终于离开使他心惊胆颤的越南战场，到五角大楼接任陆军参谋长。1972年，他把陆军参谋长职务交给克赖顿·艾布拉姆斯，离开他曾为之奋斗36年之久的军队，退伍从商，任联合服务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著有《一个士兵的自述》。